

苏联当代 中篇小说选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

两小时的散步

迷

雾

河北人民出版社

苏联当代中篇小说选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0 1/4 印张 254,000字 印数：1—10,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77 定价：0.96元

目 录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	Д·格拉宁 韩世滋	著译 (1)
两小时的散步.....	В·卡维林 王步丞	著译 (83)
迷 雾.....	М·科洛索夫 耶蜀平王忠琪	著译 (245)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

1

一九四二年四月里，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总算如愿以偿了：部队收下了她。她原在市委搞宣传工作，于是派她到政工人员进修班学习。进修班结业时，授予她指导员的职衔。领章上三个豆，袖口上一颗红星。她被派到文尼察步兵学校所在地克拉斯诺达尔，当了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的教官。

她喜欢教课，也会教。别看她在军校里是唯一的妇女，但这毕竟也是所学校，小伙子们也是些刚刚长大成人的孩子呀。

穿军装对她挺合适。她喜欢那一排排的队列、整齐的步伐、皮鞋的咔咔声、干脆利落的口令……她意识到自己一言一行的责任。她不单单是个教员，她还是个军官。头一节课，她就解释了自己这不寻常姓氏的来历。维洛尔的意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革命的组织者^①。她嫌丈夫的姓不好听，不愿意用，而丈夫又不同意她保留自己做姑娘时的姓——布里木。他自然想让他们两人和他们的子女姓一个姓，于是她就想出了这个响亮的姓——维洛尔。这是二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姓氏啦，孩子的名

① 维洛尔(ВИЛОЛ)在俄文里为这五个词的开头字母所组成。

字啦，一切都想同革命、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当德国军队开始准备在西南方向发动进攻的时候，军校全体紧急动员，开赴到了前线。

克拉娃·维洛尔^①同自己的学员一起出发了，她被任命为二营五连的指导员。为了保卫通往斯大林格勒的要冲，她参加了两个月的战斗。她外出侦察、射击、投弹，和现在已成为战士的学员一起挖掘战壕、疏通联络。从列宁格勒的沼泽地到高加索的山峦，凡是各条战线上的士兵和连排军官所做的事情，她都做了，只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她是个女人。战争期间我遇见过女狙击兵、女机枪手、女通讯兵，当然还有女卫生员。也听说过女飞行员，甚至女坦克手。但是女指导员，这我可没碰见过。戎马生涯本来就非同一般。诚然，对一个女人来说尤为艰难。最奇特的地方还在以后，是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她的遭遇，她的苦难，她的升迁，她的沉浮——而这一切又都是由她的军职和军衔引起的。

两个月的战斗生活，使指导员克拉娃·维洛尔变成了一名有经验的战士。在这六十多天里，有几千颗枪子儿和弹片从她的脑袋旁边呼啸而过。她周围的整个空间简直被铅与铁打成千疮百孔了。她有多少次亲自扣扳机，拉手榴弹环，头朝下摔倒，爬起来去，装枪上弹。

“……早晨开来了坦克，飞机向我们扫射，我对大家喊道：‘别怕！投手榴弹！’这时候‘喀秋莎’支援了我们。大伙儿士气十分高涨。我喊一声，‘冲啊！’就都跟我冲了上去……分析战果时，团长表扬了我的行动。”

一边听着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的叙述，我一边翻来复去

^① 维洛尔的全名是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维洛尔，克拉娃是名字的亲昵称呼。

地设想，假如让一个女人代替我们的团政委卡普拉洛夫，代替麦德维杰夫，或是萨沙·叶尔莫拉耶夫以及萨沙·米哈依洛夫，该是什么情景！只要这么一想，即刻就感到荒唐可笑了。我们曾和魁梧健壮的萨沙·叶尔莫拉耶夫卧在菜园的胡萝卜畦间，射击德国的摩托手。我怎么也不能把一个女人放在他的位置上。同样不能让一个女人代替麦德维杰夫，他总是先发动坦克，把它烧热，再把我们从酣睡中唤醒，塞进坦克里，然后在我们开往驻地的时候，他坐在炮塔上，向我们探过身来，对着打开的炮口，尽情地打闹、调笑。

那么，假如在他的位置上真的换了一个妇女呢？……归根结底，文学家的技巧，甚至文学家的天才就在于想象：“假如……，将会……”就在于能看出既没见过，又觉得难以置信的东西。我强迫自己，力求做到……然而却无能为力，因此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她这不平凡的命运。

“……连长受伤以后，上级命令我率领这个八十人的连队到‘伏尔加河畔’国营农场去。”

她如今还不见老，生气勃勃，精力旺盛，你都看不出她有多大岁数。有些妇女，不管多大年纪也不会变成老太婆，她就是这样的人。不错，是上了年纪，但不是老婆儿，更不是老太太。照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张像片来看，当初她是个风采动人的女子，正当盛年——一九四二年她三十五岁。剪短的头发按当年时兴的式样卷了起来，圆圆的脸庞十分端正，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鼓鼓的嘴唇反而显得刚毅和直爽。她两眼一眯之间，露出纯女人式的坚毅神情，带着家长式的威严，要求敏捷和当机立断的气派。她的身材尤其漂亮，甚至改制拙劣的军装也无损于她的风姿。更确切些说，掩饰不住她的美丽。

“……有一次给我们派来几名受惩戒的军人。我出来迎他们。‘你是谁？’他们问道。‘我是指导员。’他们发出一片嚎叫和唿

哨：‘嗨，娘儿们当政委！’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他们一路走来风尘仆仆，满身灰沙，一个个都凶得要命。然而他们究竟是些男子汉嘛，跟他们说话，就得真正把他们当男子汉大丈夫对待。‘你们饿了吧？’我问道。于是一切立时起了变化。我让他们吃饱肚子，给他们弄来些烟草……”

她的一大长处，甚至可以说是优越的品德，就在于她那女子慈母般的天性。

从八月初以来，这个团就不断遭到轰炸。飞机嚎叫着向战壕俯冲下来，又投弹又扫射。炮火形成的巨轮从黎明到天黑沿前线滚动。漫天价炮声隆隆，子弹呼啸，无处隐蔽。

学员们坚持战斗，撇起咬得出血的嘴唇冷笑。在这个女人的炯炯目光之下，他们极力装出一副威武的骠骑兵的样子。纯粹男子汉的自尊心也支持着胆怯的人。她身先士卒，就迫使他们也支撑下来。有她并肩挖堑壕，就不能垂头丧气的。要她一个女人家催着自己冲锋陷阵，未免太难为情了。无论情况如何，战争总还是男人的事，士兵都是男子汉呀。她从俄罗斯古书里读到过，并且记住了这些美丽的词句：“真正的军人英勇强悍，不畏艰险，威风凛凛，具有高尚的品德。既意识到对祖国的责任，又相信自己的力量，还要信任上级以及自己周围的军人。”她亲自向他们讲过这些话，她所激励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战斗精神。

但是，这不能硬来。

不得不经常寻找可靠的办法，来顾惜男人的自尊心。

* * *

“八月二十一日，经过大规模的空军和炮兵的轰击之后，敌人迫使第十五近卫军步兵师的右翼部队离开‘伏尔加河畔’国营农场。”——斯大林格勒战役史里这样写道。第十五师是学员团的友邻。由于它的撤退，傍晚时分，在与第六十四军的接合部出现了德军坦克，于是学员们陷入了包围圈。

这个团没有被吓住。一提“包围”就吓得惊慌失措的时期过去了。学员们采用环形防线，继续战斗。两天之后，弹尽粮绝了，晚上没送饭来。同军部的联系也断了。德军坦克冲到了连队防地，把它与团的队伍拦腰截断。最后一挺机枪也成了哑巴。克拉娃向排长那儿跑去：“巴兰诺夫，为什么不打？”“卡壳了！”他喊道。克拉娃正打算向机枪扑过去，突然右腿受伤，倒了下来。德军坦克碾平了堑壕。坦克不象跟在它后面的冲锋枪手那样可怕，在挖得深的战壕里，可以躲过它们。坦克手在自己眼皮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是“远视眼”。然而冲锋枪手则不然，他们一面朝前打枪，同时已经跳进了战壕。克拉娃侧身躺着，开始还击，但是当即一梭子弹打穿了她的左腿。

随后发生的一切行动和事件，琐琐碎碎都记得详尽无余。她解开了军服上衣的口袋，掏出全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名单、自己的党证，请求巴兰诺夫把这些文件埋藏起来。冲锋枪手正在逼近。战壕的豁口外面闪过他们的钢盔。几枪点射，一梭子弹，又是几枪点射和一梭子弹。有德国人在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在上边沿着战壕的胸墙，也有冲锋枪手跑动。

克拉娃央求巴兰诺夫开枪打死她。她十分忧虑：法西斯的俘虏——她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

“别说蠢话了。”巴兰诺夫说，“这我不能做。”他无法避开她的目光，便嚷了起来：“我做不出这样的事，听见了吗？我办不到！也许，我们会击退他们！”

他撕下了缝在她军服袖口上作为政工人员标志的红星。

“万不得已你就假装是个护士。”

旁边还有一位副排长，他们一直开枪射击，不愿将她丢下。

……从堑壕的拐弯处，跳下几名德军冲锋枪手，迎面扑了上来……

我们士兵的生活里深藏着许多对战争的恐怖和畏惧，但是最隐秘、最令人心惊胆寒的，就是生怕沦为法西斯的俘虏。受伤，甚至死亡，都没有当俘虏这样可怕。“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西班牙革命者的口号一进入我们的战争生活，就成了一条严峻的金科玉律：“宁死不当俘虏。”死亡的确来得轻松一些。然而我们也知道，战争可能设下这样的陷阱，使最英勇的人也要遭到这份劫难。我们知道有这种危险，这是顶可怕的威胁，又羞耻，又屈辱……

直到今天，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讲起自己生活中的这一时刻时，仍在辩白，一直试图解除一切可能的怀疑。我清楚这从何而起，很少有哪一个战争初期的士兵不理解她的苦衷。我在心里设身处地地思忖着这种命运。

从战争头一个月起，就有一位须发斑白的军需官使我永志不忘。他坐在树林里的一个木墩上，再也没有气力往林子里走，以躲避追击我们的德寇了。他拒绝我们的帮助，拔出了手枪，我们刚一离开，他就开枪自杀了。他以一名军官的尊严和荣誉，泰然自若地做了这件事。在战争岁月，我时常忆起这位老军需官的形象——以便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照他那样始终象个军官。在战斗中，和大家一起死是不足畏惧的，在那种时刻不会出现特别的难题。如果突然剩下一个人，那就糟了。我在萨莫克拉扎村子附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时派我往师部送一包东西。等我回来一看，我们的屋门口站的是德国冲锋枪手。还有一次是在东普鲁士，当我们穿过桥离开自己人的时候，后面的桥顷刻飞上了天，我们的坦克孤伶伶地留在了德国小城施塔留宾前面的敌人一岸。

……“伏尔加河畔”国营农场附近的战斗一下子就结束了，开始听到伤员的呻吟，远处传来我们机枪手的射击声。团队还在远处进行战斗，而这里周围站着希特勒分子，荷枪实弹。

巴兰诺夫和包里索夫两耳被震聋了，浑身都是伤。他们吃力地将克拉娃拖出战壕，给她包扎了一下伤口。

“实在不行我们就用两只手抬着你走，”巴兰诺夫小声对她说。“你只要别泄气，我们会逃掉的。”

克拉娃穿着一身军服军裤。为了避免邻营讥笑自己的伙伴有个“短裙军官”，她脱下裙子，换了条裤子穿。

德国鬼子拖着她走了一段，后来便用枪托捣她，逼着她自己走。

路上希特勒士兵出于好奇走到她跟前，伸手摸她的胸脯，查查是不是女人，结果他们不胜惊讶。

他们很快便了解到（显然学员中有人说漏了嘴，也可能是出了叛徒），她是个指导员，这勾起了更大的好奇心。并且，“指导员”这个词儿立即换成了习惯说的政委……“女政委”——这真是新鲜事；后来就在俘虏营里拿她当个怪物展览。

而远处的射击和轰炸一直持续不断，还有一线渺茫的希望，指望出现奇迹——团队将转入进攻，并把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来。许多电影和小说里常常有这种情形——我们的人在最后一刻从天而降。团队在继续战斗，这她听出来了。她被拉着离开前沿阵地越走越远。她两条腿都受了伤，甚至连挣脱、逃跑、让自己吃枪子儿，都不可能做到。

事过多年她才听说，文尼察步校的学员团残部，的确英勇坚持到深夜，趁着天黑，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穿过德军的战斗队形，转移了出来。他们排成三列纵队行进，前边是一连冲锋枪手，成散兵队形，消灭掉沿途遇上的巡逻队，切断了电话线，就这样走了一夜，直到联络上我们的部队。他们保存了自己的武器、大炮，走了十二公里。

直到60年她才在书里读到关于他们这最后一仗的光荣结局。

“……我们的飞机整夜毫不留情地轰炸希特勒分子，而我只幻想着落下一颗炸弹把我炸死，只要别继续当这可怕的俘虏，攥在德国人手里就行。”

在同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的交往中，应当打消她怕不信任的心理。她的这种感觉是一触即发的。她一刻不停地摆出各种证明——书信、剪辑的材料、证明……

2

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收集和一步步再现她的这段漫长的经历呢？战争积累了许多类似的英勇故事，它们揭示出人类精神上崭新的、前所未闻的境界。又是一篇故事？对，一点不错，又是一篇。但是，克拉娃·维洛尔的这段经历有其独特之处，虽然每个人的戎马生涯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因而，首先不能对这段遭遇置若罔闻。我们作家的责任，就是搜集这些材料，并尽可能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地、一件证明一件证明地仔细搜集，其中的价值到了一定时候自会看得清楚。

我们不必苦思冥想，
我们如何用言词表达，
上苍既授我们以天惠，
我们就从同情心出发。

丘特契夫的这几行诗，如今大概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诗里的“同情心”一词却揭示了我对克拉娃·维洛尔的经历发生兴趣的原由。正是这同情心驱使着我。丘特契夫说得对，头脑里的一切设想都能推翻，可以找出一些论据来驳斥另一些论据，而同情心

的产生却超越逻辑和功利的盘算，如同音乐、色彩、诗歌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发生影响那样，同情心也由秘密的通道来到我们的心里。克拉芙季娅·维洛尔所经历的故事，首先勾起的就是同情心。它揭示了潜藏在人类心灵中的巨大力量，我并不怀疑这巨大力量的存在，因而很想用它来绘出一幅伟大卫国战争军人的肖像。

……将战俘运往察察湖。克拉娃扶着同伴下了汽车。她那受伤的双腿缠着破布，那破布被血浸染得殷红。她十分虚弱，感到一阵阵恶心，脑袋发晕，一滴滴的冷汗顺着身体直流。有人扔给她一条大衣，她便躺在上面。学员们，她的学生们，将她围了起来。这些手足无措、万分惊恐的孩子们期待地看着她。

她躺在他们面前，鼓足全部气力不至大放悲声。就为了他们，她也要忍住恐惧、疼痛和羞辱，不能哭也不能喊。她曾教诲他们要意志坚强，她应当做个坚贞不屈的榜样。仅仅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坐在她的面前，在教室里课桌的后面，听她讲国内战争，讲战争中的共产党员，讲夏伯阳和富曼诺夫，讲伏龙芝和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情景。她还谈到加斯特罗^①和卓娅，也讲过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民的英雄主义。根据大纲和课程表的安排，她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令人信服地反复宣讲这些内容。她还讲到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和鼓舞年轻红军、同时培养它纪律性的政治委员们……她竭力摆脱的文牍语汇，她极力回避的苍白无力的词藻，现在突然在她那木然呆滞的意识中闪现出来，显得新鲜而且威严。这些言词都冲她而来。她曾讲过的语言变成了这些面无血色的年轻人的形象，团团围住了她。他们眼睛里残留着的一线希望，忽而点燃，忽而熄灭。

① 加斯特罗·尼古拉·弗朗采维奇，苏联大尉飞行员，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战争开始时（6月26日）他开着起火的飞机，向德寇密集的坦克、汽车、装甲车冲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克拉娃暗暗羡慕那些教授武器装备和战术课程的军官。那是实打实的东西。他们的办公室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器械，一个个匣子装着玻璃制的绿色山岳和蓝色湖泊，挂着地图、表格。而她只有语言。现在她需要身体力行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切话，证实她要求这些孩子们做到的崇高言词。

我们不必苦思冥想，
我们如何用言词表达……

一个盖世太保带着翻译和摄影师走了过来。克拉娃站起身。摄影师对准镜头……倘若把她拉去枪毙，她知道如何对待。她决心毫不畏怯，给自己人做出表率。她准备好应付一切，可就是没准备对付照像机。她双手捂住脸，生怕照出像来。照片往法西斯的报纸上一登，她的名字将会遗臭万年。

军官用鞭子抽她，上来几个人拧住了她的胳膊，到底拍下了照片。过了一会儿有人喊：“五连指导员维洛尔·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把她拉了起来，用手枪顶着脊背，带上悬崖，叫她脸朝察察湖站着，——开始了所谓的公审。提问的声音很大，使四周站着的俘虏都能听见。这里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政委，谁是犹太人？谁担任什么职务？她一个女人家干什么要参军，难道布尔什维克男人不够使的吗？她给学员讲什么课程，教什么内容？

她回答时既无挑战的口吻，也不大声喊叫，而是故意做出彬彬有礼的姿态。她终于能够给伙伴们做个表率，有机会表白自己了。当着全体面。即使能表现得泰然自若也好。好在她有了听众。

“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第二十五远东坦克军团驻扎在什么地方？”

“头一次听说有这个军团。”

“指出政委来。”

“我来军校不久，认识的人很少。”

从崖下的湖上飘来了一丝凉意，依稀可见的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景荡漾在八月的热气里。小咬上下翻飞，艾蒿散发出苦涩味——一切都象儿时的夏天，如同他们一大家人住在斯塔夫罗波尔的郊外时一般。从哪儿来的德国人说话呀？这声音不可思议，现实变成了梦幻。

“你给你的战士讲什么课程？”

这是她能够说的，——讲爱国主义，讲对祖国的热爱，讲忠于军人的职守……

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好极了，这是第一个胜利。让大家来看吧！健壮的德国军官打一个女俘虏，打一个千疮百孔的双腿勉强支撑着的遍体鳞伤的女人。她擦去鲜血，问是否还要说下去。濒临死亡的忧愁仿佛烟消云散，留在了下面。而克拉娃浮了上来，感情甚至更加炽烈。她似乎用尽最后的力气升腾起来——她，一个妇女，在自己同团战友的眼前承受着痛苦的折磨，没有卑躬屈膝，没有惊慌失措，就以此来赎回被俘的耻辱吧。她的榜样会对学员有所帮助，有所鼓舞，她从中也就得到了慰藉。

辱骂和毒打使审问中断。逼着她去上车。每走一步都疼得要昏过去。她喊叫，她呻吟，满脸流下的不是泪水，而是大粒大粒的汗珠。三个德国人把她抬进了车厢。

“别了，同志们！”她大声呼喊，她确信这是她的最后一段路程。然而她的路程才刚刚开头呢。

往下克拉芙季娅·杰尼索夫娜说不下去了。就是说象这样有条不紊地——说不下去了。她的眼里噙满泪水，嘴唇发颤，目光里添上一层恐怖的神色。她至今无法摆脱她从前的感受。三十年的光阴没有使往事变成遥远的过去，似乎反而拉近了距离。战后

头几年她倒能较好地控制自己呢。

只好利用当年的笔记和文件了。此外，我听了她女儿、丈夫、朋友的叙述，才从中理出了头绪。

汽车开进了一座大院，德军墓地就设在那里。士兵把她拖了下来，给她一把铁锹，强令她挖个坟坑。克拉娃拒绝了。她躺到地上，要求用枪打。她只想一切尽快结束。没有翻译，她就用手指比划——开枪吧。德寇冲她大笑起来——这块墓地是为德国人，不是为俄国指导员准备的。在德军墓地上枪毙人——这不成体统，不合惯例。

摄影师又出现了，拿烟往她嘴里塞，并对军官说明，他想拍一张俄国娘儿们成了“妓女政委”的照片。

她吐去烟卷，掉转身子。起先左劝右劝，然后就打她，但与腿上的疼痛相比，这算不得什么。她希望一枪打死，就此长眠。子弹被当作痛苦和这忧伤梦魇的终结。枪毙变成了残喘余生的目的。

又运走了。

沿着路边躺着红军战士的尸体。她注视着被死亡歪曲的面孔，别别扭扭掉向一边的头颅，佝偻起来的双臂——正是这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很快她也要变成一条死尸，谁也不会认得出来。放在那里既没人警戒，也没有狗看守，也没有这种衰漠、醒醒的好奇了。既然枪决不可避免，最好快些死去。

几个伤员往公路这边爬，希特勒分子从过路的汽车上开枪打他们。一列列汽车开往斯大林格勒。察察湖、普洛多维托耶、阿布加涅罗沃——过些年她将在书里，在讲述伟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这些历史地点的回忆录里读到它们。希特勒大本营里划出的箭头经过这些地方，而几个月之后，在十月份，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大本营地图上，另外一些红色箭头也穿过它们，曲曲弯弯构

成了我们包围圈的巨大锁链。

原来那时她所经历的战斗，竟是在最主要的部位上。一个士兵决不会知道，什么样的战斗将轮到他的头上——决定性的还是辅助性的，局部意义的还是属于最高统帅部计划内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一点连他的指挥员也不知道。战争的秘密也就在于：任何一次战斗都可能成为历史性的，都可能成为波罗金诺^①或导致战争转折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克拉芙季娅·维洛尔作为一个连队指导员，她怎么能知道斯大林格勒一战竟会成为这样一种性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呢？

她怎能知道，战争双方所积聚起来的全部顽强精神与狂暴劲头会在斯大林格勒进行角逐？为了极力阻挡德国法西斯的部队冲过伏尔加河，大本营付出了多大努力，将正组编的部队派到伏尔加河这里来，投入了最后的后备力量，对这些她都一无所知。

最高部门的战略设想，对士兵和对克拉娃·维洛尔来说，集中体现在 227 号命令的一句话里：“寸步不让！”

傍晚，德寇把她送到了普洛多维托耶村一支部队的司令部里。盖世太保讲的俄语还算差强人意。他对军事情报不感兴趣。他关心另外一件事——她，一个女人，为什么跑到部队里担任这样的职务？审讯时通讯兵拿来了一包东西。盖世太保拆开看了看：

“啊哈，原来你就是维洛尔？维——洛尔，维——洛——尔……”

他面带笑容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纸上全都写了，再说克拉娃自己也没隐瞒。嗨，她真是革命家，百分之百的革命家，直到姓氏。是啊，确是一个合适的实验品。抓来一个货真价实、不掺一点假的，毫不畏惧和动摇的女共产党员，可以在她身上检验各种方法的效用了。

^① 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俄国军队与拿破仑的军队发生激战的地方。

她情愿赶快挨一枪算啦，他却安慰她说：末日自会到来，不必担心，只是不会马上就来。

空袭打断了审讯。德国人跑到掩蔽所去了。把克拉娃带到了几百名战俘挤得满满的教堂。进不到里边去，让她留在门口的台阶上，站在哨兵身旁。周围有女人跑来跑去。她们趁拉空袭警报，打算送给俘虏装着土豆、面包、荤油的包裹。警卫驱赶她们。克拉娃瞅个空子，请求给她带件衣服来。她身上挂着扯破了裤子剩的碎片，里面是男人的衬裤，小腿肚上缠着裹腿来当绷带。她想在临死之前换身象样点的衣服，打扮打扮。这也是纯妇女式的要求。一个妇女很快拿来了衣服——一件平平常常的印花布衣，在克拉娃看来，比曾经为她做的一切装束都漂亮。受伤的腿叫她吃了苦头——她一弯腰，疼得叫了一声，于是哨兵发现了一卷东西，夺过来，当场就把衣服撕得粉碎。

希特勒分子明白，要是让她穿上平常的妇女衣衫，她就会舒服些，而她是不应当舒服的。

他们以防万一，对她进行了搜身。逼她脱掉衣服，从她身上扒下军褂及所有的破布片片……在靴子里找到了手表。她的一块坤表和上次战斗中牺牲的副连长塔塔林采夫的一块表。她本来准备把表寄回他家去，但没有来得及。信也没来得及写。趁德国兵分抢这两块表的时候，有个妇女扔给她一件短衫，克拉娃穿在身上，是件绿色针织品，肩部稍嫌肥大，她至今还记得这件救命的上衣。

盖世太保将战俘从教堂里叫出来，问他们：“你们说，她教给你们什么啦？她从报上读些什么给你们听？”她站在他们面前，没穿衣服，孤立无援，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她感到，学员们看着她也觉得生疏。盖世太保一边打她，一边问：“是她要求你们为政委的权力卖命的吧？……她还用什么来蒙骗你们了？”

夜里全体战俘都给赶进了教堂。挤了那么多人，谁都蹲不下